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60  
12 February 1986  
CHINESE

第二六六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2月12日星期三，下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阿杜基先生	(刚果)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范国祥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波洛桑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萨夫伦丘克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阿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2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1月29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770)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多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库阿西先生（多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第2652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塞内加尔、南非、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迪奥迪先生（阿尔及利亚）、菲加拉先生（安哥拉）、莱格瓦拉先生（博茨瓦纳）、桑何塞先生（古巴）、萨达维先生（埃及）、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霍克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兰先生（圭亚那）、佛尔马先生（印度）、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加拉先生（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萨默迪奥先生（巴拿马）、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希尔丁先生（南非）、比里多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卓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恩戈先生（赞比亚）和穆登科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匈牙利、莱索托、巴基斯坦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恩德勒菲先生（葡萄牙）、冯东德先生（莱索托）、那瓦兹先生（巴基斯坦）、斯科芬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刚果、加纳和马达加斯加代表1986年2月11日的信，信中说：

“我们这些签署国、安理会成员有幸请求安理会在审议‘南部非洲局势’项目的会议中，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戈里拉布先生发出邀请。”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17815号文件散发。

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安理会暂时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古里拉巴先生。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到时会同古里拉巴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和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收到了由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载有一项决议草案的第S/17817号文件。

第一位发言人的是埃及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巴达维先生（埃及）：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埃及代表团及以我个人名义诚恳地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特别高兴的是，安理会是在一位杰出的非洲儿子主持下审议非洲非常关注的议程项目。我们是熟知其外交才干的。

我还要祝贺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他娴熟地主持了1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近年来，安全理事会多次召开会议审议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性种族主义政策引起的非洲大陆无数的问题。例如，安理会去年审议了南非对邻国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侵略行径、其对安哥拉的武装入侵和对纳米比亚领土持续非法占领；更不用说审议比勒陀利亚政策顽固地在其国内推行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种种问题。

但这一系列会议有其特殊重要性，因为安全理事会在审议整个南部非洲局势，审议该地区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问题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种族主义侵略行径这一基本原因造成的。

埃及代表团在安理会多次指出，埃及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大多数居民推行的侵略性政策及其对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径和比勒陀利亚政权顽固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表明同一事实，即：当局顽固坚持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国际社会同声谴责这一可恶可鄙的政策，南非整个黑人多数拒绝接受这一政策。种族主义政权顽固

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说明了为什么采取对付拒绝接受该政策和要求平等权利和人类尊严的人们的暴力镇压措施。这一政策还说明了种族主义政权为什么一再对非洲邻国进行侵略活动：该政权想要迫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接受或容忍其政策，而不要帮助南非正在斗争中的兄弟们。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担心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就是担心独立会互相影响；这一独立会唤起其它非洲国家或其它国际社会成员抵抗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

该政权在欺骗自己，因为它认为，对邻国推行武力和侵略政策能确保其本身的稳定和安全边界。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因为这样，此次安理会辩论才早该举行。国际社会应驱除这种幻觉，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南非的动荡负责。

我说，安理会早该开会审议这一问题。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如同过去在不能镇压住抵抗时一样，又提出一些建议，妄图通过此举再次蒙骗国际公众舆论，使人们相信它真希望改革。这些建议是南非总统1986年1月31日在议会内提出的。如果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些建议就会发现这些建议是具欺骗性的。这些所谓改革说，他们要建立一个有多数黑人代表的咨询理事会，审议南非立宪未来。如果我们强调“咨询”这两个字，这就意味着，一旦理事会改革了，就不会具备有效权力了。同样，比勒陀利亚政权总统取消了在一个统一国家内执行普遍投票权的原则。所有这些表明，南非显然无意采取可能导致消灭种族隔离政权的措施。

下面是引自比勒陀利亚政权总统的发言：

“在一个自由越来越少的世界上，如今我国是自由扩张，坚持自由，或在平权基础上宗教和自由信仰的象征。”

这就是这些言语的公然虚伪所在。该政权总统自吹是自由与平等的捍卫者，他的政权事实上通过了剥夺两千四百万没有犯任何罪，只是因为黑皮肤人民的基本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法律。只有白人才拥有自由。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总统接着又谈到所谓种族隔离的概念已过时，说他接受一个由不同地区和社区组成的国家来代替少数人统治的国家。这是否是说将会有一个独创的概念，一个经过改革的种族隔离的概念，使国际社会能够接受呢？

我再引证比勒陀利亚总统发言中的一段话：“南非共和国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想与世隔绝，尤其不想与非洲隔绝，我们是非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回答说，如果他真想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可概括如下：完全根除整个种族隔离政权，允许南非所有公民平等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释放被逮捕的黑人领导人——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并开始与他们同其他所有领导人，同南非人民的真正代表进行对话，以解决南非的问题；立刻从纳米比亚撤出，以便执行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不要使该决议的执行与其他和该决议的内容无关的因素联系起来；停止对邻近非洲国家的侵略。

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及南非的驻外代表谈到了通过对话、而不是暴力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南非常驻代表在本次讨论开始时的发言中谈到鼓励南非人民开始这一对话的必要性。人们不断要求开始这一对话。但在开始对话之前，比勒陀利亚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原则，即必须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使南非的所有公民在统一、而不是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家园享有平等的权利。只有那样，南非政府才能期望南非人民的领导人同意举行对话，这一对话的目的不是制订原则，而是正确地执行原则。只有那样，南非才能指望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帮助使这一对话取得成功。

比勒陀利亚领导人及其驻外代表经常表示担心国际社会干涉其内政。他们甚至说，他们对非洲邻国的侵略和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就是为了防止或限制这种外来干涉。但我们的回答是，该政权的不负责任的行动，如经常进行侵略、拒绝执行联合国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这些正是为外国干涉非洲大国、特别是南非的内政开放大门的因素。这些行动不仅有可能导致使用武力，同时也包含着大国冲突的潜在危险，有可能在该地区造成冷战。因此，安理会仍然对南非负有责任。这是一种十分明确的责任。安理会必须铲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消除南非人民遭

受的不公正，中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帮助前线国家抵抗南非的侵略。

这一责任产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安理会在当代国际关系组织中的作用，因为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毫无疑问，南部非洲目前的局势十分多变，不安全，包含着许多危险，不仅对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大陆是如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是如此。因此，安理会应根据《宪章》干预和中止南非完全不负责任的活动。

第二，根据《宪章》，安理会有责任确保各国遵守其决议。近年来，安理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南非中止种族隔离政策和对纳米比亚的占领，要求其停止对邻国的侵略。比勒陀利亚政权不顾所有这些决议，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依然继续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依然对邻国进行侵略。安理会现在应当根据《宪章》授予的权利，迫使南非尊重这些决议。

非洲各国人民仍然满怀希望，期待着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在南部非洲的活动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安理会这次做出的决定将是不偏不倚的，同比勒陀利亚对南部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适应。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发出明确的信息，不再容忍比勒陀利亚拒绝遵守其决议的态度及为了不执行安理会决议而采取的拖延手法。

主席：我谢谢埃及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案旁就坐并发言。

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最近，国际关系中某些领域的紧张局势已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使人们感到严重关注的倾向仍然存在。局势是严重的，因为老的危机未能解决，新的危机又在出现。

显然，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是采取积极步骤，和平解决危机，以此来加强相互信任，或者是让国际局势继续走向直接对峙。

毋庸赘言，不结盟国家和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选择第一种办法。但倘若在解决现存危机和防止新的危机方面不取得进展，那就难以指望国际紧张局势出现缓和。

一些不结盟国家——不仅是南部非洲的国家——揭露了所有这些压力。我们都知道，南非越来越多地使用威胁手段和武力。一些人显然自命有权进行惩罚，这种现象使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司空见惯。独立与主权不断受到威胁。

鉴于南部非洲的局势及其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安理会开这次系列会议是及时和必要的。20世纪的罪恶在南部非洲造成的危机有着最长和最悲惨的记录，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明确和顽固地坚持这些罪恶。该政权依赖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非法占领、剥削、使用武力、侵略、暴力政策、蔑视人权和种族隔离，而后者包括了前面所有的罪恶。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有两张同样丑恶和令人憎恨的脸：内部镇压和恐怖，外部侵略和威吓。南非企图以侵略和破坏、训练和资助雇佣军和匪帮、把这些匪徒渗入主权的不结盟邻国，来颠覆它们的政府。

它继续占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和对该国其它地方进行武器进攻。它利用雇佣军支撑对安哥拉的侵略。它对莫桑比克、莱索托和博茨瓦纳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破坏。利用封锁和讹诈迫使这放弃庇护种族隔离受害者的权利。它企图把南部非洲变成集团对抗的区域，正在发展巨大的军事实力，包括为军事目的获得核武器。

例子很多。人民的生命和国家都受到损失，事件令人痛苦地不断重复。多少天和多少年以来，我们一再看到比勒陀利亚再次为了统治和专政而进行侵略和使用武力。

然而，这些政策无法消除南非大多数人民要求自由的渴望以及纳米比亚要求自决和独立的呼声。不能也不应当用武力破坏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前线国家的主权。它们的人民知道这点，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另一个时代——殖民主义时代的现象。

大会、安全理事会、纳米比亚理事会、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国家和其它机构多次审议了这些问题，谴责比勒陀利亚，要求贯彻联合



国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

这有利于加强人民斗争的决心，但不足以影响比勒陀利亚。但行动的核心是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的决心，这是最重要的。这种决心已经表现出来了，需要国际上加强支持。这种支持在扩大和加强。不仅各国政府，各国人民也呼吁结束比勒陀利亚的非正义和侵略。

国际支持正在扩大和加强。每当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南部非洲局势或比勒陀利亚的具体暴行时，这一点就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在审议这些问题时要牢记它们多年来通过的决议和国际上对南非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的支持。

局势要求我们不要再作软弱的赏试，而应当决心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支持人民的权利和主权的、合法的不结盟前线国家的权利，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等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

南非大多数人民、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联盟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前线国家的主要目标完全符合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决议所通过、宣布和谋求实现的目标、计划和范围。这些运动已被联合国承认，使它们有机会发表意见。它们得到非洲国家、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国际支持。

有人徒劳地企图强加种种联系的提法、内部解决和其他策略。这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和破坏，但不解决问题。只有满足人民的合法愿望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这些是评价局势是应记住的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指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采取一致行动，永久消除种族隔离和侵略。不这样做就等于对该区域可能导致更大对抗的悲剧性和极其严重的局势视若无睹。

我们只有呼吁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支持和援助前线国家和莱索托，呼吁会员国断绝与南非的联系，更坚决地支持完全和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解决运动，如西南非人民组织、非洲

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其它改革力量。

应当支持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继续完成解决该区域问题，特别是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重大任务。

南部非洲主权与不结盟国家需要和平，以解决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继续在道义、政治和物质上充分支持各国和各国人民以及他们解放运动争取独立、自决和自由的斗争。这一贯是我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则和目标之一，我们将继续根据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原则，执行这一政策。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巴拿马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萨穆迪奥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在我发言前，首先真诚地祝贺您担任安理会二月份主席。命运选择了一位非洲杰出的儿子主持关于南部非洲局势的辩论，就是对非洲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的致敬。您的技术、坚定性和能力定能指导辩论取得积极成果。

我们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的果断领导致意，他在主持安理会一月份的工作中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我前面的发言者详细地谈论了南部非洲的问题及其根源。他们指出，权利如何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以及南非政府对南非居民及其邻国实行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虐待、歧视、监禁、酷刑和死亡。我国知道这些苦难，因为我们也曾生活在一个殖民政权之下——两者名字不同，结果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彻底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声援争取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非洲之民，他们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希望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干涉，实现自己主权人民的愿望。

世界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无论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是一个斗争。因此，我们今天站出来支持遭受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迫害的南非人民。我们支持被奴役的纳米比亚人民。他们被剥夺了独立的权力和摆脱殖民枷锁，建立一个自由和主权的国家。我们支持遭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和破坏政策之害的前线国家。

作为孔塔多拉集团的一员，巴拿马支持中美洲地峡的持久和平。我们懂得必须付出重大代价，承负耻辱、虐待、甚至牺牲生命，人民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现渴望的自由。

《非洲宣言》，即联大1415(XV)号决议已通过25周年，要求纳米比亚独立的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也已通过多年。然而，尽管联大和安理会通过几十项谴责南非，要求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实现彻底独立的决议，而纳米比亚人民却依然处于南非非法统治之下？

一个联合国创始成员、《宪章》的签署国，怎能拒不执行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坚持反对本国人民和邻国的侵略政策，进而造成南部非洲目前的状态？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南部非洲局势将严重恶化，可能导致国家间敌对行动。事实上，政治压迫的加剧必然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

1985年，安理会通过的21项决议中有10项是关于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政策的；今年安理会已二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一罪恶政策如何继续存在？从报上看，示威与各种事件不断增加。我们要问，我们是否要继续坐着开会，听取关于各种暴行的发言，还是作出强硬决定，让南非政府认识到必须放弃这种政策，立即与黑人领袖谈评，制定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措施，让这些黑人领袖平等地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

有些代表团指出，安理会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向南非表明，它的种族主义政策已使南非孤立，不能继续参加世界经济，求得生存的唯一希望是废除种族隔离，而不单单是南非目前向世界舆论宣传它正在进行的修修补补的改革。

我国支持继续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以向南非施加压力，使它坐下来谈判。为了执行这种制裁，我国已命令关闭我国在南非的领事馆，停止两国间的一切贸易关

系。国家银行不再发行南非金币。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暴力破坏整个地区安全与稳定之前，仍有时间进行重大政治改变。然而，我们说改变是以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前提的，而不是毫无实质性的表面文章。

当然，我在这里指的是博塔总统1月31日在南非议会的讲话，几天前在我们开始这次辩论的时候，南非代表把这个发言称为有意义的改革。实际上，这只是空洞的承诺。阅读一下这份文件就可清楚地看到南非政权仍然企图使黑人大多数屈服于统治、耻辱以及非人般、不公正和残酷的虐待。

如果说黑人的结社权利有了发展，如果说在城镇里黑人永久居留权得以承认，如果大谈黑人在城镇里的权利以及企业者权利的发展，那就等于看不到公然违反人权的情况，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人类的自尊、尊重他人的人身和生活的原则的情况。

此外，我们必须谨慎。根本没有变革的讨论，而只有演变的讨论，只字不提这种演变能持续多久。其含义就是缓慢的变革，实质上是反对革命、即急剧的变革。至于放弃禁止政治干涉法、通婚法和不道德法的有关规定，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为什么不提所有这些禁令都是针对被征服的黑人大多数的呢？今天一场风暴席卷全国，但是根本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让这个政权废除作为种族隔离制度基础的指定每个种族应在何处生存的种族地区法。

由于这些种族主义政策，这个国家的黑人大多数、约二千四百万人占总人口的72%，沦落在最悲残的境地之中。

南非代表告诉我们，没有哪一个南非人会被剥夺其充分的政治权利，而且大家都通过选举出来的领导人来参政和决定南非的未来。这听起来似乎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没有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提到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没有提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的参政，没有提到解散议会，也没有

提到通过竞选来选择—一个由所有种族代表组成的新的议会。而且也没有提到制定一部新宪法，从地球的表面彻底消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如果只提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政府并且考虑到南非所有社区的合法愿望，而实际上则不允许合法的黑人政治领袖参加决策过程，同白人少数的代表坐在一起确定一个民族统一政府的基础，而仅仅是设立缺乏权威的理事会来拖延时间和迷惑世界公众舆论，这到底算什么改革呢？

其末日将临。现在已经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来对付种族隔离制度。经济制裁给种族隔离政权以最沉重的打击。前线国家的代表已经在一起讨论了他们在明日的南非中的前景。这些会议，特别是前线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的外交部长在赞比亚卢萨卡举行的会议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欢迎不结盟国家外长去年九月在安哥拉卢安达举行的会议，会上一致谴责不道德的种族隔离政策，要求南非从安哥拉撤军，并且呼吁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制止破坏前线国家稳定的政策，并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进行对话。

现在，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把良好的意愿变成一项得到一致赞成决议，制止违反行为和人类生命损失，并且开始进行过渡的谈判；只有得到组成安全理事会的各国政府的支持，并且充分地施加政治压力，才能够达到上述的目标。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鉴于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我只想以非常友好的方式简单地告诉你，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二月份安理会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你表现出了你的组织能力以及你的外交经验和果断态度。我们相信，安理会在你的主持下将会顺利地处理面临的问题。我们也要感谢你的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李鹿野大使阁下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出色和干练地主持了我们上个月的工作。

这次辩论即将结束，但意见分歧仍然很大，然而这次辩论也达到了阐明立场的

目的。有些人希望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谈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制度和南部非洲。在过去的十五年里，确切地说，自安理会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以来，一种微妙的平衡作用一直占着支配地位。

随着本月的逝去，我们已经让我们自己相信，我们一会儿集中讨论纳米比亚不利于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一会儿集中于南部非洲问题不利于纳米比亚，又一会儿集中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提出的所谓改革不利于动员世界公众舆论。

这种方法尤其奇怪，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赞成这样做，而且某些集团也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分析和才干，并且处理诸如依靠什么来解决及其之间有何联系这一类的问题。

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将这些原则抛置在一边，那么命运就会嘲笑我们的天真和感情冲动。而如果我们维持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会显得不合实际。简言之，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我们不愿遵循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喜欢的那些规则。问题是，尽管我们都声称遵守同一个《宪章》和根据同样的考虑行事，但每当南非问题以某种形式需要我们考虑时，每个人却都显得在进行一场不平等的斗争，说的话也截然不同。

现在是创造和平的时候了。有人会说，南非即将出现一个新时代。也有人会对种族主义国家首脑的宣言大做文章。因此，比勒陀利亚将在五至六个月中执行新的法律，一套完全是新的法律。演员和主角都没有变。主题也没有怎么变。至于结果，我们正在考虑。请允许我指出以下两点。

据说，比勒陀利亚政权说它已超出了过时的种族隔离概念。它并没有说，它正在抛弃种族隔离的不公正或它的不人道的分隔政策。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暗语。如果说目前的种族隔离概念确实已经过时，不再符合非洲革命的要求，那么比勒陀利亚会不会用一个建筑在疯狂地看待人类关系基础上的同样价值的概念来取而代之呢？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种族隔离形式，一个连今天说要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的人都提倡的形式。

第二点是关于许多人热衷的分权。除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卢萨卡已经说过的话之外，我还想补充以下几句：既然比勒陀利亚不承认普选，也不打算赞同“一人一票”的原则，那么很难想象这种分权会是平等的。由于权力将专门在一个协商理事会内得到行使，所以这种权力是骗人的。非洲人也不可能真正地参加，因为他们将被要求支持决心牺牲非洲人的利益来维持自己统治的少数人政权。

因此，非洲人好象应该停止所有的要求、示威和解放斗争，事先接受实行一个有纯粹定义的宪法，一起来建立一个其支柱仍然是种族隔离的国家，尽管这种种族隔离的形式更容易为那些害怕它消除的人接受。

而对于比勒陀利亚政权来说呢，人们可以看到某些方面会对它表示鼓励和满意，特别是银行、金融界和那些把选择性、自愿制裁当作最后手段的人。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对矛盾，但如果安理会让比勒陀利亚相信我们愿意承认这种事态，无视我们的良心和《宪章》，那么就太不明智了。我们早晚会谈到以下这些事实：1984年，238,000个非洲人由于违反了身分证法而被捕；1985年发生了1,100起屠杀事件；政治团体被取缔；强行驱逐人民；无理拘留和大规模、猖狂、多次侵犯人权等等。我们完全有理由问一问，在比勒陀利亚的这些侵犯事件面前，这些改革究竟有何意义？

曾经发出过好些警告，现在既然种族隔离可能被描绘得可以容忍了，那么种族主义政权或许会相信，它可以推行其最终目的了，即摆脱邻近的主权国，在南部非洲强制推行“国家集团”的概念。

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已经通过了无数决议，向该政权发出警告，有些是严肃的，有些不是。光是在1985年，我们就不得不召开五次会议。现在，使我们惊奇的是，前线国家对我们没有执行自己的决议表示气愤。

该政权借着国家安全和自卫的名义，打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号，发动军事进攻，利用雇佣军，进行封锁，进行威胁，公开鼓励反对派推翻合法建立的政权。几乎没有哪个邻国免遭厄运，国家恐怖主义成了一条规则，而安理会却束手无策。难道还要把这一切说成是无害于国际或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小事吗？

一个国家歪曲《宪章》所载的原则，猖狂进行侵略，这根本是不对的。然而有人却告诉我们已经采取了外交行动，采取了报复措施，通过了1月31日的《开普宣言》。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不错的，但同时也等于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如果一个组织相信，由制裁能满足其他的利益，它应该放弃执行自己的法律，那么这是个什么组织呢？然而这些制裁只不过是暂时的，没等我们来得及告诉同样这些人说比勒陀利亚没有尊重《宪章》和国际法，这些制裁就会被取消。因此，根本不可能说国际法到底从哪儿开始，捍卫合法利益到底到哪儿结束。

比勒陀利亚政权利用这一令人遗憾的混乱，对邻国强加其意愿。我们已谈到原则，但人民是不希望我们从这些原则中得出适当结论的。在这个具体事实中，阻挠就意味着同种族隔离哲学同谋或默认它。这种哲学认为，一个注定当附庸的国家没有民族主权、独立或领土完整的权利。

如果我们再给比勒陀利亚时间和空隙以完善其在南部非洲的霸权制度，那就会成为纳米比亚的命运。有诚意地全面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可能性不大。南非对于既成事实十分满意。“建设性联系”是不可信的，甚至在过去支持它的范围内也不可信了。优先事项在无形中变化着。

尽管有各类呼吁，但安全理事会仍是立场坚定。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其它象古巴部队存在或所谓安哥拉民族和解等考虑与我们职权范围无关。但事实上，我们应该考虑到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各种理论，以防止出现双重联系，毁掉纳米比亚独立已取得的成果。



在此方面，我们不能理解某些大国所采取的态度。在维护全球战略借口下提出东西方对峙、鼓励比勒陀利亚支持安盟公然反对已经成立并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尽管非统组织严重警告，并严厉谴责，仍奇怪地尊重萨文比和秘密地帮助安盟，所有这些因素难道是为了减缓南部非洲紧张局势吗？

我们又回到一种难以容忍的局面当中。我们在此局势中面临一种又一种情况，或面临一系列我们无法理解的内外逻辑的联系和同时发生的事件。但这一局势至少使我们确信，南非的侵略行为、在南非对非洲人的镇压和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是一个政策紧密联系的三个部分。这个政策就是要决心将基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之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扩张到整个地区。

如果我们要履行对前线国家、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对南非非洲人、对民族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和对一些坚决同种族隔离斗争的民主势力和运动的责任，经过多年的犹豫不决，我们面前的唯一道路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性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以提出两个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众所周知的，因而没有必要在此奢谈。第一，我们非洲人为什么要在我们大陆上维持一个剥夺非洲人人性和价值的政权？第二，就算口头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仍然有效，如果该制度只是改革一下，某些大国又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不要挑起邪恶。南部非洲局势不可避免地要求我们想起过去，而且不一定是遥远的过去。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甲盛实先生（泰国）：首先，我要代表泰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2月份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你的智慧，外交才干和充沛的精力将有助于安理会审议其重要事项。贵国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伟大非洲大陆上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斗争。因此，由你来主持安理会讨论此问题的会议是恰当的。我国代表团保证在你主持这一繁忙月份中安理会工作时，同你进行合作。

还请允许我代表泰国代表团高度赞赏1月份安理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李鹿野大使，他十分杰出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仅在去年，几乎安理会通过决议的一半是有关南部非洲局势和比勒陀利亚对邻国侵略行径的。但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推行其种族隔离和侵略政策，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规则，无视联合国有关决议。这种政策和行为构成对主权邻国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威胁。

南部非洲人民面临三种主要问题。第一，南非当地人民仍处在种族隔离制度压迫之下；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无视《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通过最为残酷手段强行推行此制度。南非当局在国内对黑人使用肆意屠杀、专横逮捕和拘留持不同政见者和有计划的蔑视等罪恶行径。这就是逃离镇压政权难民问题的直接根源所在。

第二，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前线国家和其它国家不断加紧威胁使用敌对、无端和顽固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入侵了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践踏它们主权和领土完整。南非对邻国使用武力不仅增加了对逃离种族隔离难民的威胁，而且造成了整个区域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问题。

第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跳板，不断对邻国发动武装侵略，以期削弱这些国家对争取自决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不懈支持，而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只能同各国人民的最高道义标准和合法愿望联系起来。

比勒陀利亚对邻国采取的这些行动——公然入侵、派特遣部队袭击、颠覆、支持针对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经济压力和威胁及其他构成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径，所有这些都源于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早就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或政府都不应支持它。

因此，种族隔离不仅是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同时也是该地区前线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灾祸。只要任何一个邻国接纳种族隔离的受害者，那它就经常遭到进攻和侵略的威胁。如果允许此类非法行为继续下去，则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削减。

安理会曾多次重申，各国无权收容压迫的受害者。不仅如此，我国代表团十分欣赏南非的邻国执行了人道主义政策，继续愿意承担照顾逃避种族隔离的南非难民这一沉重负担。

最后，我国代表团再次保证，泰国在这些问题上将站在非洲集团一边，帮助彻底根除南部非洲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制度是那一重要地区日益恶化的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载于文件S/17817中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谢谢泰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理会主席。由你来主持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的安理会，这使我们感到放心。我们相信，你的干练和众所周知的外交能力将使你杰出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李鹿野先生谦逊和胜任地指导了一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尽管美国政府规定的悼念《挑战者号》航空飞机七名杰出的机组人员丧生的哀悼周已结束，但我仍代表尼日利亚代表团，通过你，主席，向美国代表团表示我们对《挑战者号》悲剧的哀悼。

在就一个议程项目，特别是这一项目进行了一周的辩论之后，所有引人注意的问题都已得到多次讨论，重复和审议，这是很自然的。但我们不能至此为止。我们必须继续反对种族隔离，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重复已说过的话。否则的话，会很容易忘掉这些话。正如一位眼光敏锐的专栏作家最近指出的：当一个故事象种族隔离那样残暴时，那重复多少次也不会过多。”

1985年，安理会曾九次开会审议南非对邻国的侵略。代表们还记得，去年伊始，安理会就审议了关于南非侵略的项目。1986年也是以审议南非侵略开始的。南非今天已成为侵略、暴力、冲突、恐怖和破坏稳定的同义词。

世界反对种族隔离，但大家都清楚，这一反对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甚至种族主义的南非最近也通过其所谓国家总统博塔宣布：“我们已不再需要过时的家长式统治的殖民主义制度和过时的种族隔离概念。”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都知道，这种所谓反对和放弃种族隔离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如果种族隔离已被放弃，为什么这一罪恶制度的基本原则丝毫未受触动呢？为什么南非人不废除为了种族主义而从种族上不仅是从生到死，而且连埋葬的地方都要给每个南非人划分的《人口登记法》呢？为什么不触动家园政策和做法呢？为什么《种族区域法》仍有效呢？为什么所谓改良主义者的总统无法彻底废除令人憎恨的《通行证法》呢？为什么象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政治犯未获释呢？

在安理会本次一系列会议开始时，有人提到，“自由的车轮已开始转动。”如果按此说法，改革已在进行，那为什么黑人居住的市镇仍被占领呢？白人种族主义的警察和镇暴队为什么要藏在火车车箱中，残暴地枪杀正在示威，要求自决的没有戒备的黑人呢？为什么紧急状态没解除？为什么种族隔离国家不能确立一人一票的原则呢？为什么种族隔离的南非对邻国实施制裁，同时又随时进行游说。要求不要

对它实施制裁呢？为什么纳米比亚仍被非法占领？毫无疑问，我们的结论是，改善种族隔离这样的罪恶是不可能的，必须将其根除。

我们还可以问许多问题，但我们来此的目的并非寻求答案，而是为了南非的国际借贷者的大本营，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的利益强调指出，南非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因此，安理会应当认真地对白人少数政权实施有效和一致的国际制裁。种族隔离同任何时候一样，依然是对人类的犯罪。

今天，南部非洲处于冲突的焦点。种族隔离是冲突的根源，是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及和平与安全不断受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种族隔离的南非直接和间接地干涉前线国家及其他邻国的内政。南非直接地袭击和入侵这些国家。安理会的会议记录中载满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和统计数字。由于其战略位置，南非也间接地对这些国家实施有选择的和全面的制裁。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南非支持颠覆分子，如萨文比的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并在主权和独立的非洲国家内部制造分裂。

爆炸性发展的背景是加速南部非洲局势升级、提高破坏和暴力程度的某些大陆外的因素。撤消克拉克修正案是破坏南部非洲局势的导火线。美国政府某些人物对援助安盟的支持，必然会扩大南部非洲的暴力。某些西方国家和以西方为基地的跨国公司无视武器禁运，从而正为南部非洲灾难性种族对抗的摊牌规定先决条件。

我们要向安理会提出某些重要的考虑。有人经常争辩说，当南非白人受到威胁，他们就缩到营地里去了。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是错的。南非是经不起打击的。它与西方的联系，特别是与西方盟国的联系是它的弱处。如果它不放弃种族隔离就永远得不到喘息。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西方的少数朋友有着打破种族隔离的神圣任务，不管需要多久。上周我国政府主持了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第45次会议。在这次成功的会议上，我们与其它非洲国家一起完善了与种族主义南非在各种水平上进行斗争的新战略。如果南非

拒绝自动投降，它将被迫投降。我们相信，种族隔离、缩进军营的威胁以及它的主要支持者，都无法压倒数百万人民的斗争决心：它压不倒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它也打不败国际社会或挡住历史的进步潮流。

安理会现在应当决定是否要在支持铲除种族隔离中起中心作用，还是继续由于安理会中支持南非种族主义的势力无束手无策。我们要再次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很简单。

鉴于南非一直用制裁来威吓前线国家和其它邻国，安理会是否准备对南非实施有效和强制性的措施？

安理会某些成员是否会继续坚持使南部非洲的紧张和冲突升级的政策立场，如取消克拉克修正案和援助安盟和其它颠覆分子？

为什么某些安理会成员纵容和允许它们的多国公司向南非危险的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枪炮，无视安理会第418号决议？

安理会的某些西方成员什么时候才能允许安理会动用《宪章》规定的工具，具体和真正地解决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安全理事会能够和应当立即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我们在这方面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即将召开的对南非种族主义进行制裁的国际会议。我们坚信，正在获得势头的武装斗争加上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肯定能打败种族主义政权。我国作为一个前线国家，将保证继续反对种族隔离，直到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南非为止。我们将继续支持南非当地大多数人民反对任何与种族主义政权分享权利的荒唐安排。

南非大多数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们的斗争必将胜利，我们支持他们。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建议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开始。

下午1点散会。